

顾野王《舆地志》的著录、征引与内容

——以唐宋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陆 帅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3)

[提 要] 顾野王《舆地志》在唐代流传较广, 多为具有南方背景的学者所利用。宋代以来, 伴随着各类书籍的大量征引及其地理信息的失效, 《舆地志》逐渐淡出了主流书籍的行列, 最终散佚。据现存佚文, 其成书时间应在天嘉元年(560年)后, 记叙范围似不涉及外国与四夷。《舆地志》在具有六朝文学色彩的同时, 也保留了不少较为实用的地理信息。其文本在传抄过程中被不断修改, 这可能是佚文中的年号、政区多有抵牾的原因。

[关键词] 六朝地志; 舆地志; 顾野王; 辑佚

[中图分类号] K928;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205 (2016) 01-0083-08

[收稿日期] 2015-03-01

[作者简介] 陆帅(1987—), 男, 江苏南京人,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六朝史、历史地理学研究。

《舆地志》三十卷, 陈顾野王(519—581年)撰。

六朝时代, 地志大为兴盛, 吴郡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 依其前后远近, 编而为部, 谓之《地理书》”。后又有乐安任昉, 他“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 谓之《地记》”。不过, 这些都是简单的资料汇编, 内容多有重复, 且卷帙繁多, 既不易阅读, 又难以传抄。因而它们的精简版, 数种《地理书抄》亦流行于当时, 然而亦不成系统。真正解决这一学术问题的是顾野王,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 他“抄撰众家之言”, 成《舆地志》三十卷^①。不仅篇幅适中, 且经过了顾野王的精心编排, 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 可视为六朝地理书的总结之作。

《舆地志》见于唐宋时代的诸家目录, 并多为文献所征引。说明在唐宋士人的地理知识结构中, 它是较为重要的书籍。然而, 由于该书已亡佚, 前人对它的研究并不充分, 该书在唐宋时代的著录、征引的情况如何, 其体例、内容究竟是怎样的, 这些问题都有进一步深入的余地^②。本文即意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以唐宋文献为中

①该段资料皆出自《隋书》卷33《经籍志二》。

②前人对《舆地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辑补方面, 相关学术史回顾参见陆帅:《新刊〈舆地志辑注〉献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3辑,第62—72页。就《舆地志》进行过专文探讨的有李迪:《顾野王〈舆地志〉初步研究》,《内蒙古师大学报》1998年第3期,第65—70页;张蓓蓓:《六朝史部文献编纂研究》第2章第3节,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36—40页;但对该书的著录、征引、内容、文本等诸多面的情况均涉及不多。此外,清人姚振宗、章宗源、王谟及今人张国淦对《舆地志》有过提要式的介绍,皆较为简略,海外学者对此书的关注亦有限。参见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21《史部十一地理类》,收入《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6《地理》,收入《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王谟:《〈舆地志〉辑佚》,收入《汉唐地理书钞》,(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张西平:《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日)岛田虔次、谷川道雄等:《アジア史研究入门》,(京都)同朋舍,1983年;(日)砺波护、岸本美绪、杉山正明:《中国历史研究入门》,(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年。

心，就上述问题加以探讨^①。

一 《輿地志》在唐代的著录与征引

《輿地志》的首次著录是在唐贞观年间修编的《隋书·经籍志》中，三十卷。而后以唐开元年间《古今书录》为蓝本修撰的《旧唐书·经籍志》、以唐后期官修目录为基础修撰的《新唐书·艺文志》中，该书亦皆著录为三十卷。编纂于同时代的《日本国见在书目》中也有《輿地志》，这应当是由遣唐使或学问僧带回日本的^②。不过在卷数方面，书中著录为二十卷，有所不同。限于资料不足，详情已难考知。但如考虑到“二”、“三”字形相近，或是抄写讹误。

现存的唐代文献中，征引《輿地志》者有如下几种（见表1）：

表1 唐代文献引用《輿地志》条目表^③

| 书 名 | 征引条数 | | | |
|----------|------|------|-------|-------|
| | 1-5 | 5-10 | 11-20 | 20-50 |
| 《文选》李善注 | ○ | | | |
| 《后汉书》李贤注 | ○ | | | |
| 《初学记》 | | | | ○ |
| 《史记正义》 | | | | ○ |
| 《建康实录》 | | | ○ | |
| 《通典》 | ○ | | | |
| 《元和郡县图志》 | | ○ | | |
| 《三宝感通录》 | ○ | | | |

观察表1不难发现，唐代文献引用《輿地志》较多的是《史记正义》、《初学记》、《建康实录》。而作为地理总志的《元和郡县图志》以及含有《州郡典》十卷的《通典》引用《輿地志》的数量却很有限，这或许与唐人对六朝地志的态度有关。

胡宝国指出，唐代学者对于六朝地志多持否定态度，因为它们缺乏实用色彩^④。胡氏的主要证据就是杜佑、李吉甫等学者对六朝地志的批判意见^⑤。也正如上表所见，两氏所编纂的《通典》、《元和郡县图志》尽管也参考了《輿地志》的部分内容，总体来说条目较少。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杜佑、李吉甫对学术的追求都是经世致用，他们的出身、经历都以华北为中心，只能视为一类唐代学者的代表。学术喜好、地域背景与之不同的唐代学者对六朝地志又是另一种态度。

上表中引用《輿地志》条目较多的《史记正义》、《初学记》、《建康实录》三种就能说明这一问题。

《史记正义》，张守节撰，他注解《史记》的目的之一是“郡国城邑，委曲申明”，与六朝地志“城池旧迹，山水得名，皆传诸委巷，用为故实”的喜好相近^⑥。此外还应当注意到除《輿地志》外，《史记正义》对《水经注》也颇为注重，大加甄录。《水经注》虽出自北朝，但与六朝地志风格相近，颇具文学色彩^⑦。《初学记》，徐坚编修，目的是方便唐玄宗诸子作文时检查事类，也是偏于文学。《建康实录》主要是记载六朝建康的史事、宫殿山川，同样没有经世致用的目的。此外，徐坚为湖州长城人，许嵩郡望河北高阳，不过其先人自东汉末年就已定居江南，是早已土著化的侨民，本人也在建康一带长期居住，二者皆出自南方。张守节虽然出身不详，但如前所言，他的学术倾向是偏于南方的。

出于学术喜好及地域文化的差异，唐人对《輿地志》态度不一。但无论如何，该书保存了许多原始资料，因此南北学者们都不得不加以参考。该书能够传入东瀛，也说明它是当时学问圈中较为流行的书籍，否则也不会引起遣唐使、学问僧的注意。在日本，它也为日本学者所重视、

^①需要指出的是，近年出版的《輿地志辑注》在清人辑本的基础上补充了不少佚文，尽管存在着重辑、误辑等问题，但如果将错误条目去除，仍具参考价值，也是本文所依据的基础资料之一。参见顾恒一等辑：《輿地志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及陆帅：《新刊〈輿地志辑注〉献疑》。

^②参见《隋书》卷33《经籍志二》；《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上》；《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日）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古逸丛书本。另可参见（日）興膳宏、川合康三：《隋書經籍志詳攷》，（东京）汲古书院，1995年，第433页。

^③本表以《輿地志辑注》后附《条文辑自书目与参辑书目》为基础，剔除经考辨后的误辑条目后做成。版本信息如下：《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大正藏本，其余见文中注。

^④参见胡宝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郡地志》，《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13—25页。

^⑤参见杜佑撰，王永兴等点校：《通典》卷171《州郡典一·州郡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451页；刘知几：《史通》卷10《杂述篇》，四部丛刊本。

^⑥张守节：《史记正义》序，收入点校本《史记》书后，（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⑦参见胡宝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郡地志》。

利用^①。黄巢之乱后，两京图书荡然无存，但宋初编修《太平御览》时崇文院依藏有该书，可见《輿地志》在有唐一代的流布相当广泛。

二 《輿地志》在宋代的著录与征引

与唐代相比，《輿地志》在宋代的著录情况并不理想（见表2）：

表2 宋代目录《輿地志》著录表^②

| 目 录 | 是否著录 | | |
|--------------|------|---|----|
| | 是 | 否 | 不详 |
| 《太平御览经史图籍纲目》 | ○ | | |
| 《崇文总目》 | | | ○ |
| 《中兴馆阁书目》 | | | ○ |
| 《郡斋读书志》 | | ○ | |
| 《遂初堂书目》 | ○ | | |
| 《直斋书录解题》 | | ○ | |

目前所知，最早著录《輿地志》的宋代目录是《太平御览经史图籍纲目》，两宋的官修目录——《崇文总目》与《中兴馆阁书目》均已散佚，《輿地志》的著录情况不得而知，至少在目前的辑本中看不到该书。

宋代的私家书目，现存尤袤《遂初堂书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三家，其中仅有尤袤的《遂初堂书目》著录了《輿地志》。从尤袤、晁公武、陈振孙三人的经历来看，尤袤曾在国史馆中供职，且热衷于抄书^③。他所藏《輿地志》，或许就来自于皇家秘阁。晁公武长年外任，陈振孙亦同，晚年方至临安，他们的藏书基本来源于民间。也正因如此，晁、陈的目录更能够反映当时图书流行的一般状况。晁公武活动的四川地区，陈振孙活动的江、浙、闽，皆是宋代图书出版、集散的中心地带^④。这两份藏书目录中《輿地志》的缺载，说明在南宋时代该书恐怕已淡出了主流图书的行列。

另一方面，进入宋代，对《輿地志》的引用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地增加了。清人章宗源指出“《太平御览》、《寰宇记》引《輿地志》甚多”^⑤，是非常敏锐的判断。其实，除了这两部书，还有大量的宋代文献引用了《輿地志》（见表3）。

表3中的书目并非全部，仅选取了颇具代表、征引数量较多者。需要说明的是，《咸淳临

安志》曾引北宋晏殊《輿地志》。宋人文献中所引《輿地志》或许会有部分是晏殊的同名书籍，而被误认为是顾氏《輿地志》^⑥。不过现存宋代目录中皆未著录此书，恐怕流传并不广。

无论怎样，宋人较为喜爱并大量地引用《輿地志》一书，是没有问题的。《寰宇记》所引条目多达两百余条，《御览》亦有六十余条，两者皆成书于晏殊活跃的时代以前。其实，晏殊本人也颇为重视顾氏《輿地志》，在其编纂《类要》中多有引用，现存残卷中就保留了不少佚文，且多有传世文献所未见者^⑦。

相比唐代，利用《輿地志》的宋代学者，其南方学术背景表现得更为明显。《太平御览》虽由李昉主持，然而负责修撰的汤悦、徐铉、吴淑等人，皆出自南唐^⑧。《寰宇记》的作者乐史也是南唐旧臣^⑨。上表中其他书籍的作者，如撰《六

①如日本文献《弘决外典钞》就征引了《輿地志》，参见（日）新美宽编、铃木隆一增补：《本邦残存典籍による輯佚資料集成（正、続）》，（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68年。又，该书已实现电子化，且在原书的基础上有所补订，故本文以此为准。参见（日）武田时昌：《本邦残存典籍による輯佚資料データベース》，《漢字と情報》，第11辑，第6页。

②版本信息如下：《太平御览经史纲目》见于《太平御览·引书目》；《崇文总目》，丛书集成本；赵士炜：《〈中兴馆阁书目〉辑考》，收入《〈宋史·艺文志〉补·附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四部丛刊本；尤袤：《遂初堂书目》，丛书集成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③参见《宋史》卷389《尤袤传》；黄燕生：《宋代藏书家尤袤》，《图书馆杂志》1984年第2期，第62—64页。

④参见祝尚书：《晁公武与宋代四川图书业》，《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2期，第23—25页；许殿才：《陈振孙与〈直斋书录解题〉》，《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第65—66页。

⑤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6《地理》，收入《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

⑥对此学者已有考辨，参见陆帅：《新刊〈輿地志辑注〉献疑》。

⑦参见唐雯：《晏殊〈类要〉研究》下篇第4章，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18—121页。

⑧参见周杰生：《〈太平御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84—110页。

⑨关于乐史生平，参见张保见：《〈太平寰宇记〉成书再探——以乐史生平事迹为线索》，《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9期，第55—59页。

表3 宋代文献引用《舆地志》条目表^①

| 书 名 | 征引条数 | | | | |
|---------|-------------|-------|-------|--------|--------|
| | 1-10 | 10-20 | 20-50 | 50-100 | 100 以上 |
| 北宋 | 《太平御览》 | | | ○ | |
| | 《太平广记》 | ○ | | | |
| | 《太平寰宇记》 | | | | ○ |
| | 《云笈七籖》 | ○ | | | |
| | 《武夷新集》 | ○ | | | |
| | 《岳阳风土记》 | ○ | | | |
| | 黄裳《新出元丰九域志》 | | ○ | | |
| 南宋 | 《舆地纪胜》 | | | | ○ |
| | 《方輿胜览》 | ○ | | | |
| | 《锦绣万花谷》 | | ○ | | |
| | 《玉海》 | ○ | | | |
| | 《海录碎事》 | ○ | | | |
| | 《路史》 | | ○ | | |
| | 《六朝事迹编类》 | | | ○ | |
| | 《吴郡志》 | ○ | | | |
| | 《嘉泰会稽志》 | | | ○ | |
| | 《嘉泰吴兴志》 | | | ○ | |
| | 《嘉定镇江志》 | ○ | | | |
| | 《嘉定赤城志》 | ○ | | | |
| | 《淳祐临安志》 | ○ | | | |
| | 《景定建康志》 | | | | ○ |
| 《咸淳临安志》 | | ○ | | | |

朝事迹编类》的张敦颐、《舆地纪胜》的王象之、《路史》的罗泌、《吴郡记》的范成大、《玉海》的王应麟等人，也多属南方士人。表中的各类方志，亦集中于江南一带。我们知道唐末以来文化重心转向南方，北宋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南唐的遗产。《舆地志》作为六朝地理书，内容侧重于南方，自然在南方出身的学者中更为流行。以南方学者为中心所编纂地方志注重利用《舆地志》的材料，也不令人意外。

那么，该怎样理解《舆地志》在宋代被大量征引却少被著录这一矛盾现象呢？这或许可以从地理书籍的特性来加以考虑。

众所周知，地理书是注重时效，新陈代谢较快的一类书籍。《隋书·经籍志》中记载的诸多六朝地志，在《旧唐书·经籍志》已很少看到，往往为唐人的类似地志替代。《舆地志》作为六朝地志的总结之作，它的记载年代距离宋朝太过遥远，其中的政区信息、山川设施，对宋人来说已经较为陌生了。杜佑、李吉甫等唐代学者对《舆地志》引用较少，反而造就了该书在唐代的

独特价值。进入宋代，伴随着《御览》、《寰宇记》的大量征引，一般士人已经不需要从《舆地志》中来获得地理知识了。能够看到，宋代文献征引《舆地志》的许多条目与《御览》、《寰宇记》中的文本雷同，应该多出自转引。换言之，它已经被这些新近出现，取其精华的地理书所逐步取代了，自然也就成为边缘化的“秘藏”，或是专门的地理学者才需要参考的资料。《舆地志》的引用在宋代达到高峰，也就决定了它逐渐散佚的命运。

随着蒙古人的征服，中国南部地区又经历了一次“书厄”，为数不多《舆地志》藏本恐怕也于此时失传。元代之后的官私目录中，未再著录该书，文献所引《舆地志》的内容，也基本不出唐宋文献之外。明代焦竑的《国史经籍志》尽管也著录了该书，但正如四库馆臣所言，“其书从抄旧目，无所考核。不论存亡，率尔滥载。古来目录，惟是书最不足凭”^②，不能作为《舆地志》存在的依据。

三 唐宋文献所见《舆地志》诸面

《舆地志》全书已佚，但根据散见于唐宋文献中的材料，仍可以对其成书时间、叙述范围、内容编排及文本的篡改情况做些探讨。

（一）《舆地志》的成书时间与记叙范围

关于《舆地志》的成书时间，有学者依据《云间志》的记载推测顾野王在梁末就已开始编

^①本表以《舆地志辑注》后附《条文辑自书目与参辑书目》为基础，剔除经考辨后的误辑条目后做成。版本信息如下：《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云笈七籖》，（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杨忆：《武夷新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范致明：《岳阳风土记》，丛书集成本；黄裳：《新出元丰九域志》，收入《元丰九域志》，（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舆地纪胜》，（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方輿胜览》，（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锦绣万花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玉海》，（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海录碎事》，四库全书本；《路史》，四部备要本；《六朝事迹编类》，（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各方志见《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其余见文中注。

^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87《史部四十三》，万有文库本第17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58页。

纂该书，不过未提及何时完成，还有学者认为是在永定年间（557—559年）^①。不过据佚文，它的成书时间恐怕要更晚一些。

目前所知最晚一条材料为太建五年（573年），见于《寰宇记》卷117：

《舆地志》云：晋太始元年分郴县置汝城、晋宁二县，属桂阳郡。陈太建五年省并汝城、晋宁二县，立庐阳郡，领庐阳一县。^②

不过，我们不能排除对《舆地志》的引用仅至“属桂阳郡”，而从“陈太建五年”开始是乐史所言的可能。又，《寰宇记》卷107曰：

按顾野王《舆地志》：（乐平县）陈天嘉元年尝废。^③

细绎文句，这条材料虽以乐史转述的形式出现，但内容无疑直接来自于《舆地志》。现存佚文中还有一些永定、天嘉年号的佚文，但都不迟于天嘉元年（560年），因此它的成书在该年以后较妥当。

《舆地志》作为具有总志性质的地理书，它的记叙范围究竟多大，是局限于王朝疆域，还是九州之内皆为记载，“蛮夷外国”是否编入其中，如何处理北朝所控制的区域，也值得关注。

现存文献中，能看到西到高昌郡（今吐鲁番附近）、北到上谷郡（今河北张家口市附近），南到爱州（今越南北部）的佚文^④。这一范围超出了陈朝的版图，不过都曾在前代的中原王朝的范围内。现存佚文中未有关于外国的记载。顾恒一曾辑录了8条关于朝鲜地理的佚文，但并非《舆地志》的文本，属误辑^⑤。又《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引《舆地志》，叙阿育王造塔事，顾恒一将之归入“四夷”之属。核检上下文，此条为有关佛塔的记述。六朝时代，胡人刘萨诃往中土参拜阿育王塔的故事颇为流行，此条佚文恐怕与此有关，地方范围不出中土^⑥。因此，《舆地志》记载范围可以大致限定在中原王朝曾经领有的疆域，外国不在叙述之列。

叙及南朝疆域以外的地区时，除了依靠前代文献，总括汉魏时代的状况外，顾野王也参考了一些北朝的地理信息。据《太平寰宇记》卷111：

按顾野王《舆地志》云：和城县，江左

立，属汝南郡。齐之庐江、南顿亦有和城，属太原郡。^⑦

文中的“齐”，当指北齐^⑧。该政区信息正确与否暂且不论，这至少说明顾野王对于北朝的政区信息有所留心，并尽量加以记录^⑨。从《隋书·经籍志》所载乙部地理类文献来看，北朝地志的数量远远低于东晋南朝，不太发达。酈道元在注解《水经》时利用了诸多如盛弘之《荆州记》之类的南朝地志，而顾野王所能看到的北朝地志很有限，官方档案更无缘得见，因而对北朝政区的了解是较为滞后或不足的，据《太平寰宇记》卷34：

按顾野王《舆地志》云：汉末，北地郡但有泥阳、富平二县，魏晋亦然。西晋愍帝时，陷入刘聪，郡县之名，所不详悉。^⑩

原属北地郡的区域于西晋末年“陷入刘聪”，此后一直在东晋南朝政权的疆域外，因而对顾野王来说只能是“郡县之名，所不详悉”。

（二）《舆地志》的编排与内容

作为南朝编纂的地理书，《舆地志》对长江以南部分的记载较为丰富，尤其是都城建康及周边的信息。我们不妨以这一区域的记载为中心，对现有的佚文重新加以编目，尝试复原《舆地志》一部的原有结构（见表4）。

^①参见前引张蓓蓓学位论文及《舆地志辑注》前言第9页。

^②乐史著、王文楚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17《江南西道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64页。

^③《太平寰宇记》卷107《江南西道五》，第2144页。

^④参见《初学记》卷8《州郡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81页、193页；《太平寰宇记》卷67《河北道十六》，第1361页。

^⑤参见陆帅：《新刊〈舆地志辑注〉献疑》。

^⑥刘萨诃参拜佛塔一事情的详细考证，可参见尚丽新：《敦煌本〈刘萨诃因缘记〉解读》，《文献》2007年第1期，第65—74页。

^⑦《太平寰宇记》卷111《江南西道九》，第2258页。

^⑧参见《隋书》卷30《地理志》，第840页。

^⑨需要说明的是，这段文字对《舆地志》的引用也可以仅断到“齐之庐江”以前，但从上下文行来看似乎更是一个连续的句子。不过它不影响本文的结论，因为顾野王叙及北朝情况的佚文不只该条。

^⑩《太平寰宇记》卷34《陇西道十》，第725页。

表4 《舆地志》中建康有关内容分类表^①

| 门类 | 内容 | 出典 | 门类 | 内容 | 出典 | 门类 | 内容 | 出典 |
|----|-------|----------|-----|------|----------|-----|------|---------|
| 总叙 | 丹阳郡沿革 | J1 | 城阙 | 台城 | T90, D20 | 河川 | 淮水 | Y65 |
| 属县 | 江宁县 | T90 | | 白下城 | T90 | | 青溪 | T90, L5 |
| | 同夏县 | T90 | | 冶城 | Z12 | | 直渚 | L5 |
| | 临沂县 | T90 | | 宣武城 | T90 | | 潮沟 | L5, S17 |
| 宫苑 | 宫城总叙 | J7 | 东府城 | Y170 | 玄武湖 | | T90 | |
| | 东宫 | D21, J20 | 檀城 | L3 | 娄湖 | | T90 | |
| | 金华宫 | L1 | 寺观 | 建初寺 | S17 | | 燕雀湖 | D18 |
| | 文德殿 | Y175 | | 同泰寺 | J17 | | 乌龙潭 | D19 |
| | 华光殿 | Y175 | 坟陵 | 蒋陵 | C8 | | 半阳泉 | D18 |
| | 宝云殿 | Y175 | | 晋山简墓 | L13 | | 秣陵浦 | D19 |
| | 惠轮殿 | Y175 | 山冈 | 钟山 | H25, S17 | | 蟹浦 | Z5 |
| | 乐游苑 | D20 | | 石头山 | D17 | | 舰澳 | D19 |
| | 江潭苑 | D22 | | 白山 | D17 | | 二十四航 | J9 |
| | 华林园 | J12 | | 雁门山 | D17 | | 竹格渡 | D16 |
| | 景阳楼 | D22 | | 摄山 | T90 | | 烈洲 | Y69 |
| | 甘露亭 | J12 | | 覆舟山 | L6D17 | | 蔡洲 | Y69 |
| | 层城观 | Y31 | | 鸡笼山 | T90 | | 加子洲 | Y69 |
| | 文惠太子第 | T90 | | 三山 | D17 | | 舟子洲 | T90 |
| 玄圃 | Y179 | 方山 | | T90 | 长命洲 | | T90 | |
| 郊祀 | 南郊坛 | L1 | | 土山 | D17 | | 张公洲 | Y69 |
| | 亲蚕宫 | D2 | | 石碓山 | L6 | 鸡鸣桥 | J2 | |
| | 晋宗庙 | L1 | | 白都山 | T90 | 镇淮桥 | D16 | |
| 宅舍 | 孔子庙 | D16 | 慈姥山 | D17 | | | | |
| | 杜姥宅 | Z12 | 牛头山 | T90 | | | | |
| | 乌衣巷 | D16 | 幕府山 | D17 | | | | |
| | 乘黄署 | L7 | 梅岭冈 | T90 | | | | |
| | 纸官署 | L7 | 石子冈 | T90 | | | | |
| | 国子学 | J9 | 白土冈 | L6 | | | | |

说明：表格中字母为书名简称，之后的数字为所在卷数。D=《景定建康志》，H=《元和郡县图志》，J=《建康实录》，L=《六朝事迹编类》，T=《太平寰宇记》，Y=《太平御览》，Z=《至正金陵新志》。

由表4可见，《舆地志》叙述了丹阳郡及其属县的沿革，属于政区信息。此类信息在现存佚文中还能看到不少，如侨太原郡、豫宁郡等等，还有一些州级政区沿革。说明政区信息在《舆地志》的体系中具有一定的位置，或许是经过了顾

野王有意识的编排。

政区之后，则是各种具体信息的叙述，如表4所见，有宫苑、城阙、宅舍、山冈、河川、郊祀、寺观、坟陵等等，详细而又琐碎。正如刘知几批评的那样，“城池旧迹，山川得名，用为故

^①本表在《舆地志辑注》的基础上，除去误辑、重辑的条目后做成。

实，鄙哉”^①。不仅如此，在其他区域的佚文还能看到一些志怪故事^②。这种取材方式也体现了六朝地志偏重文学的特点。

需要指出的是，《舆地志》在带有六朝文学色彩的同时，也注重保存道里、地形等实用性的地理信息。上表中“石头山”、“白山”、“慈姥山”、“淮水”等条，都是较为明显的例子。在关于马岭山的记载，则反映的最为直接，《寰宇记》卷117载：

按《舆地志》云：“马岭山在县东北五里。昔有仙人苏耽入此山学道，白日上升，今有祠甚严。山与黄箱山相连。”又按庾穆之《湘州记》云：“马岭山者，以苏耽升仙之后，其母每来此候之，见耽乘白马飘然，故谓之马岭。”^③

乐史叙及马岭山时引用了两段六朝地志的材料，即《舆地志》与《湘州记》，它们的侧重点各不相同。《舆地志》叙述了马岭山的地理位置“在县东北五里”，地理形势“山与黄箱山相连”；《湘州记》则侧重于马岭山的得名及传说。当然，两书的原文应不止于此，或有相互重合的部分，但无疑乐史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的差别，选取了各自最有代表性的部分。

《舆地志》中包含不少实用的地理信息，当与顾野王的经历有关。据《陈书》本传，他历任“领大著作，掌国史，知梁史事”多年，而且长期担任宫廷秘书官职，不仅能遍览皇家藏书，还参考诸多官方档案。今天我们在郴州晋简、敦煌遗书中，仍可以看到相似的内容^④。这些上计簿书、州郡图经，正是中古时期编纂各类官方地理志的第一手材料，顾野王在编纂《舆地志》时加以利用是合情合理之事。

（三）《舆地志》文本的篡改问题

最后，想就《舆地志》文本的篡改问题稍作探讨。作为流行于写本时代的书籍，在传抄过程不可避免被篡改。典型者，如南朝陆杲编纂的《系观世音应验记》在东传的过程中被添加了数条高丽相关的条目，北朝贾思勰编纂的《齐民要术》则被后人添加了不少小注^⑤。《舆地志》恐怕也是如此，《寰宇记》卷79云：

按《舆地志》：华阳黑水惟梁州。注云：黑水，出今南宁州南广县汾关山，北至燹道县入江也。^⑥
又《通典》卷175云：

顾野王撰《舆地志》，以为至燹道入江，其言与禹贡不同，未为实录。^⑦

由以上材料可知，《寰宇记》中的“注云”乃指《舆地志》的注。杜佑在翻看《舆地志》时，认为书中小注是顾野王所作，所以才会得出“（顾野王）以为（黑水）至燹道入江”的判断。然而，南宁州是北朝所设的政区，作为南朝人的顾野王显然不会写出“出今南宁州南广县汾关山”这样的语句。因此，该注显然不是顾野王的原文，而是《舆地志》在传抄过程中被人修改或自行添加的注解。

实际上，在辨别《舆地志》佚文的过程中，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大量存在于佚文中的北朝年号或北朝隋唐的政区信息。如前文已引的《太平寰宇记》卷111：

按顾野王《舆地志》云：和城县，江左立，属汝南郡。齐之庐江、南顿亦有和城，属太原郡。^⑧

按南北朝时期的正统书法，这里应写为“伪齐”^⑨。再如《御览》卷54：

《舆地志》曰：……又曰：赞皇县有孔子岭，上有石堂宽博，其石相拒若楹柱，有一石人象执卷之状。^⑩

①《史通》卷10《杂述篇》，四部丛刊本。

②《太平御览》卷605《文部二十一》。

③《太平寰宇记》卷117《江南西道十五》，第2361页。

④参见《湖南郴州苏仙桥遗址发掘简报》，《湖南考古学刊》第8辑，（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93—118页；王仲华：《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⑤相关讨论参见张学锋：《〈观世音应验记〉の六朝隋唐における著录と流布》，《古代文化》第51卷第6号，第15—23页；（日）天野元之助：《后魏の贾思勰〈齐民要术〉の研究》，（日）山田庆儿编：《中国の科学与科学者》，（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8年，第369—570页。

⑥《太平寰宇记》卷79《剑南西道八》，第1589页。

⑦《通典》卷179《州郡典五》，第4574页。

⑧《太平寰宇记》卷111《江南西道九》，第2258页。

⑨南朝书籍对北朝名号的书法，《高僧传》的目录就是较为典型的反映。参见释慧皎著，汤用彤点校，汤一介整理：《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⑩《太平御览》卷54《地部十九》。又，虽然《御览》只言引自《舆地志》，但据《御览文史纲目》，《御览》所引文献名《舆地志》者，仅顾野王所撰一种，无同名文献。

赞皇县，隋朝始置，顾野王的记叙必然不及该时^①。其实，这些抵牾产生的原因也不难推测。能够想见，《舆地志》在后世传抄的过程中，由于地理、政区信息的变动或被篡改，或是以小注的形式追加说明。唐宋学者在引用《舆地志》时未加注意，或转述，或直接引用，因此便出现了一些顾野王不可能叙及的信息。当然，我们不能将所有抵牾都解释为后人的篡改，不过这至少是认识辨别《舆地志》佚文的一个视角。

结 语

《舆地志》的出现、流布、篡改与散佚，与中古以来的学术发展密切相关，它的命运正是六朝地志在古代士人知识结构中位置变化的一个缩影。站在今天的角度上，六朝地志的大量散佚固然令人惋惜，但正是在这种学术新陈代谢之中，唐宋士人充分汲取了六朝地志的养分。宋元以来，体例精当、趣旨各异的地理书籍纷纷呈现在世人的眼前，它们的学术源流，都离不开六朝地志。

另一方面，六朝地志佚文的大量存在，使我们仍然能够从很多角度对它们加以分析。如《寰宇记》卷90有这样一条《舆地志》佚文：

梁武帝遣人放生于此洲，仍置十户在洲中，掌谷粟以饲之，故呼为长命洲。魏使李恕来朝，帝正放生，问恕曰：“北主颇知此乎？”恕对曰：“魏国不取亦不放。”帝无以应之。^②

作为南朝士人的顾野王，将北朝使者反驳皇帝的逸闻记入书中。无论是用来考察南朝士人的政治观念，还是对梁武帝在南朝贵族舆论中的形象，这都是一条值得玩味的材料。此外，以《舆地志》为代表的六朝地志与唐宋地志之间的源流、传承关系，具体究竟是怎样的，则是更为需要关注的话题。以上这些，有待笔者将来进一步的研究。

①相关考辨参见陆帅：《新刊〈舆地志辑注〉献疑》。

②《太平寰宇记》卷90《江南东道二》，第1780页。

The Content, Description and Reference of *Yudizhi* : as the Center of Literature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Lu Shuai

(The History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Abstract: The appearance of *Yudizhi* (《舆地志》)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experience of Gu Yewang (顾野王)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eography in Six Dynastie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t was referred mainly by the southern scholars. Along with lots of references in many books of Song Dynasty, it disappeared at last.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text in the books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t appeared in B. C. 560 and its content didn't include foreign countries. In the process of circulating, its text was constantly modified by scholars who copied the book.

Key words: the geography in Six Dynasties; *Yudizhi* of Gu Yewang; the collection of existing text